

那人那事

他像一个传说

□魏振强

时隔22年,第一次见到他,没想到是邂逅,在一个偏僻的小城。

他是送领导来开会的,而我正好在那里参加个活动。如果不是事先约好见面地点,在任何一个地方遇见,我怕是认不出他了。时光如同一把锉刀,刨去了他脸上的青春光泽,他满头的黑发已近掉得差不多,露出光亮的脑门。那晚,当地的朋友请我们在一个排挡里吃夜宵,他大口吞咽着啤酒,大声说着我们的过往,大声背着唐诗,我提醒他吃菜,其实是想阻止他说话,但没效果,我又说,等一会儿去我房间,我俩慢慢说,说到天亮也可以,但他还是止不住。“我喝酒时不喜欢吃菜,就喜欢说话。”他说。我跟朋友解释,他见到我太兴奋了,朋友们笑着,歪着头听他说。

1986年,我们七个年轻人同时分到皖东的一座县城教书。我们的单身宿舍就在学校的大门口,与他的家紧密相连。他常常到我们的宿舍里玩。他当时的形象多“潮”多“给力”啊,烫着个大大的爆炸头,皮上衣皮裤子皮靴,手里拎着猎枪,嘴上叼的是五六块钱一包的“希尔顿”、“万宝路”,而我们抽的最好的烟也不过五六毛钱一包的“团结”。

他是初中毕业后顶他父亲的职,进入饮食公司的,后来又做了承包人,月收入八九百块,是我们的十几倍。小小的县城里,他似乎无人不熟,有头有脸的,还有街头游手好闲的,都是他的“兄弟”。他的口头禅是:“有事,找我,我包着。”我同事的弟弟想参军,他帮着打通环节,搞成了;有人要去南京玩,他跟开长途车的人打声

招呼,不要买票了;一位同事结婚时,没钱买家具,他说负责搞木材,后来果然不知从哪里弄来了许多木材……他比我们都小,但他似乎成了我们的“带头大哥”。

他喜欢“带头”,我猜测不光是性格原因,可能也有微妙的心理因素。他初中毕业,而我们中最差的也是大专毕业。为了显示自己有水平,他有时会“脱口而出”一些唐诗来,“天门中断楚江开”,“春江花月夜”,但难免会露馅,他就会拍拍脑门,说头天晚上酒喝多了,想不起来了,别人提醒他时,他又会一拍大腿,“哦,对对对,对对对……”

有一天,他神秘兮兮地要我们到他家玩,看看个“好东西”。到了他家,他诡谲地笑着,让我们打扑克。我们拿起扑克时,傻了——那是一副印刷得非常精美、清晰的裸体扑克。问他从哪弄来的,他死活不说。我们貌似若无其事地坐在那里玩着牌,其实每个人都是面色潮红,心里翻江倒海。

据说他后来还弄到了一盘黄带子,给这个人看给那个人看。看的人多了,就有风声漏了出去。公安找上门来了,带走了他,这一走,我就没见过他,罪名大概是“传播淫秽物品罪”,被判了五年。我后来才知道,公安曾严厉审问他,但他愣是没交代过任何一个看过那些“玩意儿”的人。我曾经设想过,假如他当时把我们交代出来了,我们那帮年轻人不说遭遇怎么重的惩罚,但落个处分什么的是非常可能的,我们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“干净”了。所以,有时说“谁比谁干净”,还真是扯不清。

他“出来”以后,工作丢了,年迈的父母不久也双双离世。吃饭是硬道理。虽然不少朋友今天请明天请,但那毕竟不是个事。我的一位同事的老婆当时担任了一家宾馆的负责人,让他去做厨师,他不去,原因是他觉得自己的名声不好,会给她带来口舌。他后来朝别人借了两千块钱,买了一辆马自达,在街上拉人,风里来雨里去,但也只能勉强糊口。

过了一些年,我昔日的一位同事做了一个单位的领导,把他聘到他那里做了司机,他才不需要到处“找钱”了。“你的那帮同事真够朋友。”他说。他又说谁谁在他“出来”的那天就请他吃饭,谁谁借给他的两千块钱他至今也没还,他现在不是还不起,但那时的两千块和现在的两千块不一样了,他也不好意思还了。我沉默许久,说,你做的对,这才是兄弟啊。

那天夜里,他和我坐在宾馆的房间里,说着往日的一个个细节、故事,让我感觉时光又流了回来。第二天临走时,他对我说,老魏,你回老家的时候,肯定有一些“有头有脸”的人要请你吃饭,我就不请了,但到时一定要把我叫着啊!这话让我有些伤感,曾经那么好面子、风光的人,如今显然没认为自己是个“有头有脸”的人了。

我后来把他的故事说给好几个人听,一位朋友说:“他好像是个传说。”这话一下子击中了我。我今天拿这话做了标题,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,算是给自己做了提醒——我有幸见证过一个“传说”,而他会让我在想起的时候,内心升起暖意。

聊斋闲品

慢生活好风景

□乡村五月

天上棉团似的白云不紧不慢地飘着,太阳懒懒散散地移动着。我躺在柔软的草坡上,鸟儿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叫,远处溪水潺潺。初春的阳光照在身上,暖暖的,舒服极了。朋友金卫见了,就绘声绘色地描述起自己在乡村享受的“慢”生活。末了,他来了个夸张表情:“慢生活,真是神仙过的日子,超享受!”

慢生活源于上世纪末,在意大利一个名叫奥维亚托的小城兴起了“慢城运动”,这里拒绝快餐店、霓虹灯、汽车等现代文明的象征,倡导返朴归真的传统生活方式,后来成为“慢城”的“范本”。目前,已有60多个欧洲城市加入“慢城运动”之列。

“因过竹院逢僧话,又得浮生半日闲”,慢,是一种文化,活脱脱道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闲适向往。慢,也是一种社会和工作哲理,“欲速则不达”,这是现实生活中屡被证实的道理。“慢工出细活”,这也是许多工作者的切身体验。科学上的许多发明发现,也需要慢慢来,急不得。其实,慢活的效率要求更高,专业度要求更高,只有你的效率比人家高,你才能不像别人那么匆忙。

现代社会过于喧嚣和浮躁,许多人在这忙碌的世界上手脚不停,就好像旅行,乘汽车匆匆忙忙地过去,没有什么时间回一回头,或者停一停脚步,欣赏一下风景,结果,使这原本丰富美丽的世界,在我们眼中只剩下了匆忙和紧张、劳碌和忧愁。我们习惯性地永远都在赶时间,永远觉得时间不够用,觉得网速不够快,觉得前面的车开得太慢,觉得还有好多没做完的事情。连林语堂在《生活的艺术》一书中也这样感叹,所有的动物中只有人类在终日劳作,辛苦奔命,而其他的动物都在跟着季节更替,享受悠然的时光,闲适的生活。

生活节奏加快,让我们活得很累,也失去了很多。我们的生活太过于匆忙,以至于失去了生活的本来意义。我们甚至忘记了内心真正的需要,忘记了身体的真实感受。生活像拧紧了的发条,我们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十分钟来使,拼命地努力,只知道生活永远是下一刻,我们忘记了童话,忘记了四季更替,忘记了蓝天白云露珠……

当我们爬山的时候,别忘了欣赏周围的风景。假如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挣钱,挣钱的目的是为了投资,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挣到更多的钱,你就会有“爬山”的路上只顾低头爬山,完全忘记生活的目的了。一个人如果不会欣赏和享受每日的生活则是最大的悲哀。不要以为等你赚够了钱再来放慢脚步享受生活,时间是不会等你的,你孩子的天真笑脸,太太的杨柳腰肢,还有你壮如铁塔的身体都会成为过去,而你那时除了抱着赚来的钱又可以做什么呢?

“慢生活”不是支持懒惰,不是拖延时间,而是让我们在生活中找到平衡。“慢生活”是一种生活态度,一种健康的心态。试着去做,我们可以“慢”下来的。以健康的名义慢下来,腾出时间培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,真正让自己做时间的主人,去悠闲欣赏四周美丽的风景。

书人书话

换个角度看爱情

□加肥猫

当下,许多报刊都有如火如荼的情感问答专栏,如同名医开堂坐诊,抚慰弥补无数破碎的女性心灵。写信的男性倒也不是没有,但为数不多,能够唧唧歪歪写出一大篇公然诉苦的文字,我觉得这样的男人也很有婆婆妈妈的的女性气质,划在女性之列也无可不可。

自己也曾接过开设这样专栏的邀请,我礼貌地对编辑说:谢谢,身为中年男人,我不想做个叛徒。因为情感世界的腥风血雨有一半是中年男人搞出来的,写这样的专栏,就不免采取两种态度:一是大骂中年男人,就像著名情医连岳讽刺过的:现在有一票中年男人,形状仿佛图钉,生活的重心就是阳具,这个世界上,有多少个“二奶”,他们就成功了多少次。二是出卖中年男人,像周慧敏的男友倪震,以情场高手的姿态,冷静刻毒剖析男性心理,不怎么费劲儿就能榨出他们名牌西装下的“小”来。

说起来,中年大叔还真是这个世界的最佳情医。女性情医的专栏也不是没有读过,都是一些越过男人河的女人,修炼成了百毒不侵的女金刚,除了刻毒之外,还要加上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戾气,她们的强项不在于讲理,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地痛骂那些脑袋进水的来信人,看了倒是有点痛快,但给出的意见往往过于偏颇。中年大叔的态度明显地温和许多,他们知道自己这个阵营的人,没有纯真少女想象的那样好,却也不像女权主义者料定的那样坏。

周围也是一位中年大叔情医,他的态度比较连岳和倪震,似乎较为淡定,没有那么多的炫技。该情医开出的方子不会是虎狼之药,而是富于营养的心灵鸡汤。譬如,语重心长的教诲:“虽然只要9块钱就能办个结婚证,离婚也只需9块钱,但是我们大家还是要慎重,不要徒添民政部门的工作量。”苦口婆心的训导:“投之以暧昧,报之以快刀。”高瞻远瞩的指点:“相信爱情,就像相信未来一样重要。爱情是人间最美好的情感之一,也是人生的重要过程,一份好的爱情将享用终生。”当然,也有令人莞尔的调侃:“在古往今来的爱情中间,误会从来没有缺席过。这是一个在所有的盛宴中,永远敲着饭盆冲在第一个的人。”

周围的这个专栏获得了中国报纸副刊专栏一等奖,意味着他不会有什么太过离经叛道的说辞,完全符合主流的价值观。遵循这种价值观生活的人,容易获得安定。同时,周围也非常懂得来信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难道只是一个答案?不是的。来信人从来就有隐善扬恶的本领——隐自己的不善,扬对方的恶毒——情医们从一面之词就要下断语,也未免有些轻率了。

作者手记中,周围自述心路历程:“夜凉如水,整个城市都已安静下来。而我,又能给出什么样的答案?模棱两可。似是而非。一分为二。左右为难。其实,这些,你都知道了。你只是需要一点鼓励,好让自己有勇气面对新的一天——不管这一天,是苟延残喘,还是从头再来。我给不了你更多。只能给你鼓励。除此之外,所有的力量,都需要从自己内心生长。”

是的,她们都知道那个答案,她们需要的只是鼓励,好有力量走出那勇敢的一步,或者好有力量控制自己不走出那危险的一步。嗯,去读一下周围的《换个方式好好爱》吧,让你疲惫空虚的内心再度充满力量。

食相笔记

菠菜

□胡弦

菠菜是清新可人的菜。

早在唐朝,菠菜就已是国宴用菜。《唐六典》载:“太官令夏供菠菜叶冷淘,凡朝会宴饮,九品以上供其膳食。”所谓“菠菜叶冷淘”,是将菠菜煮熟捣烂和入面中,然后加工成绿油油的面条。

菠菜烧豆腐好,菠菜醒灵,豆腐厚道,有种布衣钗裙的淡,淡而有味,也就含着寻常日月的完满与和美。我过去吃过不少菠菜烧豆腐,但近几年,餐馆里这道菜忽然绝迹了,据说菠菜里含有很多草酸,豆腐里含有较多氯化镁、硫酸钙,两者同食,会生成不溶性的草酸钙,有可能沉积成结石。

说得挺吓人的。初看到这个结论,我吃了一惊。原来菠菜和豆腐这看似和谐的一对,内部斗争竟然还蛮激烈的。

现代营养学分析固然好,但也使饮食像忽然进入了文革时代,许多一直相安无事的均衡关系被打破,凭空多出许多阶级敌人来。

除了豆腐,还有哪些需要菠菜去划清界限的?我一查,再次吃了一惊:还真不少。

比如瘦肉。理由是:菠菜含铜,瘦肉含锌。铜是制造红血球的重要物质之一,又为钙铁、脂肪代谢所必需。如果把它和含锌较高的食物混合食用,则该类食物析出的铜会大量减少。

比如海鲜。理由是:海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钙。对蛋白质,菠菜里的草酸会起到分解、破坏作用,使蛋白质沉淀,凝固,不易消化。对钙,跟对豆腐是一个道理。

除此之外,还不宜与韭菜同食,容易引起腹泻等。

我差不多要为菠菜一哭了。瘦肉与海鲜,还有豆腐韭菜黄瓜蚕豆之类,这打击面也忒广了点。菠菜,水灵灵好看的乡下小妹,拎了包裹兴冲冲地到城里来打工,却发现各家单位的招聘板上都写着:菠菜除外。营养学家的一纸报告,竟让那么多的食物忽然变得势利起来。

可是,可是,营养学家就一定正确吗?我想起小时候贫血,一位老大夫斜着身子从眼镜框边上用眼白望着我说:多吃些菠菜,菠菜里铁多。谁知许多年后有报道说,菠菜含铁多是个误会,当初那位研究者点错了小数点。

是的,柔柔弱弱的菠菜,看不出含铁多的样子,更看不出它有要去克什么海鲜豆腐瘦肉之类的企图。不过好在我们家除了炖豆腐,菠菜也很少用它和鱼肉之类混合——清清爽爽的菠菜,我认为它跟醇浓肥厚之类是天然有点距离的。买了菠菜来,最多的还是调了吃。调菠菜的过程,我最爱用的是焯菠菜。菠菜一入开水,会变得鲜绿,仿佛这时候,它生命中的叶绿素才全部醒了过来,并且散发出丝丝缕缕的清甜。清甜是嗅不到的,但吃得多了,熟悉了那味道,仿佛就能嗅到了——类似写文章中的通感。

看饭店的菜单,也没有完全被营养学家的理论束缚住手脚。像菠菜肉丝汤、煎豆腐余菠菜、大蒜菠菜拌蛤仁、菠菜炒肉片等,好像都是过了界的。

妻子打电话来问晚饭吃什么。我说,菠菜炖豆腐。她说,不是说那样不合适吗?我说,管他呢。

